

散文

紧贴着土地生活

■李文宏

“开轩场圃，把酒话桑麻。”看看唐诗宋词里那些对乡村的咏叹，便可知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田园梦。对许多从乡村走出来已经在城市里落户扎根的人来说，在他们的心中更有一个让他们远离却又无数次想靠近的地方，这就是故乡的土地。

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余年，很少回家乡采访，但追溯起来又有着很悠久的历史任务，却把它当成一次重任，因为吃着这里小米长大却无以为报的我唯有用真实的文字来记录这片土地。

天宝同是一个人口不足两千人的行政村，但追溯起来又有着很悠久的历史。这里地处西拉沁河河南岸，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节点，1973年，在河套组敖包山上出土的青铜甗，经考证为距今4200年至36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大型青铜器的早期作品。

河套是一个很美丽的小村庄，村南面有条小河，北面有一座敖包山。我是在河套的姥姥家长大，自小就听老人们讲，后敖包山是神山。神在哪里，没人说得清，但村里的人对它却是敬而远之，放羊的姥爷从不到敖包山上去放，砍柴的人也从不去敖包山上去砍。

说起来我算是这件国家二级文物的发掘者。当年我就读的中学就坐落在敖包山下，1973年对天宝同中学来说是个大年份，因为这一年我们首届七年级学生将从这里毕业升入高中。班主任是一位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年轻教师，他想让这次毕业有点仪式感，至少能买个印上天宝同中学的纪念册的本子也行，为了完成这个愿望就准备带学生们去敖包山上挖甘草。同学们当然都非常兴奋，可是当我回去和姥姥一说，得到的答复却是不准去。还说谁动了敖包山上面的土就会头痛。

姥姥自然拦不住我，那也是我第一次上敖包山，果然刚上去还没动土就头痛了，那是因为天太热中暑了。这时同学挖一个深深的坑让我坐进去凉一会就能好，就在深挖时，突然听到了金属碰撞的声音……

那时候的我们并不知道这只像大号香炉一样的铜器叫什么，只是觉得它肯定比甘草值钱，于是放弃继续挖草药，全班同学抬着它兴高采烈往回走。遇到学校里一位从湖南师范大学下放的杨老师，他说是文物，应该交给旗文化部门。我们当然不会听他的，于是送到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收购人员为了鉴别是铸铜还是镀铜，敲掉了一个角，为国家级文物留下了永久的遗憾。而我们班二十几个学生每人得到了一个塑料面的笔记本，互相写上“海内存知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类的豪言壮语。

多年后从文化馆中我才细观这件高53.5厘米，重12公斤的青铜甗，它的外表浑厚，口沿部有两个对称的竖耳，庄重大气。据说后来又有人在山上发现了一块巨大的桌形石人，经考证青铜甗是摆放在巨石上用于祭祀神山的礼器，而敖包山就是商朝人用来祭祀的神山，看来老人们的话不虛。

克旗土城子镇地处蒙汉交界，自古以来就是商旅商道的交通要道，现在的206省道从我出生的村庄经过，过去曾是一条专门运盐的商道，我们小的时候叫它“拉

盐道”。因为这里也是旅蒙商人进入草地的最后驿站，在民国之前，土城子到天宝同沿线大小商号云集，天义、天宝同都是有名的大商号。天宝同地处辉因浑地川道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许多商号演变成后来的以土地为生计的地主。

时光如梭，数千年岁月转瞬即逝。无论是声势浩大的宗庙祭祀，还是尘土飞扬的战斗厮杀，抑或是车马云集的商号，都被这片土地封存成了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这片土地也曾创造过奇迹，上世纪七十年代，仅天宝同一个大队上缴的公粮就占土城子公社的三分之一，这个村的湾子生产小队，当年玉米最高产量达到1500斤，谷子大同六号亩产超千斤，上缴任务每年超额完成二十余万斤，有克旗第二粮库之称。“远学大寨，近学湾子”，湾子小队也成为当年辽宁省的典型。划归内蒙后，队长曹凤明曾受到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夫的接见，村里的青年书记李明曾受团中央表彰奖励。

近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速度与城市接轨，梦中田园已经在工业文明的潮推浪卷中渐行渐远，然而生活在这条被称为大川上的天宝同人一直固守着这片土地，不管外面如何变化，他们紧贴着土地生活，视土地为宝。

年纪大了，近两年我开始频繁地回到老家，亲眼目睹天宝同村的与时俱进，其变化，不仅是物质生活改变了，村民的精神生活也发生了改变。村里开辟了健身广场、安装了健身器材，过去村民单一的娱乐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不变的是这里的人对土地的那份执念。

去年秋天回老家，看到村里新建一处气派的民房，主人是村里退休的老支书王成学，两个儿子非常优秀，他已随儿子在南方城市定居三四个年头，可是去年非要儿子给他在老家建房。

回老家采访正是春播时节，晚饭后在村道上散步，暮色中迎面过来的两个人边走边讨论着什么，擦肩而过的瞬间他停住脚步，我这才看出这个人正是我舅舅的王成学，唠嗑时问他这么晚还忙什么，他今年的地承包出去了，有几个细节还要和承包商再协商。我问他有多少地，回答不多，十几亩。我心里笑他，按着每亩六七百元的价格算下来也不过几千块钱，对他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可是他却认真到每一个细节。当我回到什么是在南方住了几年还要回来，他笑着说，在那边我是吃着儿子的住着儿子的啥事不干的闲人，在家我是土地的主人，我有事干。快七十岁的人，放弃城里的悠闲，非要回到老家做那几亩地的当家人，为的是有事干。

近些年，不少村庄都变成留守老人的村庄，许多农村的年轻人努力与城市接轨，家里的土地或承包出去，或者丢给老人，可在天宝同村不但外包的土地少，即便包出去，不少年轻人也选择为承包土地的公司打工。河套组不到四十岁的吕国东在外面打工十几年，娶了外地的媳妇生了娃，算是在外面混得比较好的，可是前几年还是带着妻儿回了老家。今年土地流转了，他就在村里为承包公司打工，每个月能有几千块钱的收入。他说，媳妇家那边工业发展的好，几乎家家都有小工厂，在那边挣的是多些，可是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心里才踏实。

放前是一户任姓地主家的大院，这里曾经历过风雨腥风的斗争。

当我们看到这里春天百草绽放，夏天山花烂漫，秋天风吹草低，冬季白雪晶莹。内心深处一定会懂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自然也知道“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这里有着骄人的绿荫底色，有着傲人的红色基因。

在大院村，流传着革命烈士李秀章的故事。人们都叫他“小官李”，是“口里”人。1945年到德胜村开展工作，1946年任德胜村农会主任。当地土匪张六子对此十分仇视。1947年春季在庄子沟对小官李围捕，将其五花大绑用马拖至二地，要其供出小队下落和有机密，被小官李拒绝。残暴的土匪将其脚筋挑断，严刑拷打之后，用马拖到马鞍山山坡孙福地头残忍杀害，年仅二十几岁。

还有两个无名烈士，把他们年轻的生命留在了诗情画意的苇莲川。那是在解放前，剿匪部队和土匪在二岭坝梁上相遇激战，两名剿匪队员身负重伤，战斗结束后，部队连夜将他们抬至西营子白景芝之母的猪圈内隐藏，并托付百姓照顾，大部队继续前去剿匪，天明之后照顾他们的乡亲们发现两名战士已经牺牲，只好就地掩埋。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二位烈士的遗骨才被迁到现在的烈士陵园。

碧血永怀，丹心可鉴。这种敢于斗争，不惧牺牲的革命风骨在这片热土上一直延续到今天。

新时代的大院村奋楫扬帆，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建设，进一步改善大院村人居环境，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乡风文明建设。

说起大院村的崛起和发展，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大光顶子旅游景区的建设。大光顶子旅游景区因坐落于赤峰市最高峰——大光顶子山而得名。山有多高，造物主的力量就有多神奇，在这高寒寥廓之上，一个全球首家以“风”和“风神”文化为主题的景区成为了旅游富民工程的典范。

风翼传处，就转出了传说和故事。相传帝王的次妃有娥[Sòng]简狄在由此产下了商朝始祖契[Xiè]，契亥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砥石即大光顶子山，有娥民族的风神崇拜随着南迁的脚步逐步掀起了商朝。

冥冥之中，历史与现代不谋而合，大院村发挥汇风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大

食为民生之本，土地是粮食的命根子。天宝同用自己的顽固和执拗守住厚土留住根。而当我来到只有一户人家的水泉沟，见到这片土地的女主人李红时，我的内心除了敬佩还有感动。

水泉沟属于天宝同组，它距离外面的村庄直线距离不过四五里路，却因为它夹在两山之间，出去要翻山越岭，遇到雨雪天气基本就出不去。男主人叫勾天祥，从爷爷辈就住在这里，后来兄弟姐妹陆续成家搬到外面，父母去世后，中学毕业的他一个人守在这里。因为没人愿意嫁到这远离人烟的山沟里，三十岁时他还是光棍一条。后来生活在小镇里的两个儿子的母亲李红因为一场变故失去了丈夫，经人介绍嫁给了勾天祥，从此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三十年，栽树，改河道、开地、养牛养羊。如今，一沟的树，一坡的田，一百头牛。我去的时候正是果树枝花盛开的春天，呈现在我眼前的完全是新版的《桃花源记》。房子是砖的，墙是白的，一沟的绿树白花。坐下听李红讲述过往，刚来时家里的房子是依山坡搭建的偏厦子，请人修房顶一脚踏空竟然掉到锅台上。为了能利用上泉水下决心改河道，两口子女每天都要划分出任务区，谁干不完不休息。一道渠，一条道，一趟沟，两个人，无数个酷暑严寒……

六十岁的李红讲的云淡风轻，我听得心里一阵阵发紧。李红家的墙上挂着一面镶满照片的镜子，里面有李红年轻时拍的照片，让人不敢相信照片上这个漂亮的女人竟然在远离人烟的山沟里一住三十多年。当问起后悔过吗？李红却说，选择了就不后悔。最难的时候我和儿子说，别看咱们住在山沟里，你们好好念书，将来从山沟到北京工作才是能盼。

李红的愿望实现了。如今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工作，买了房娶了妻。健谈的李红笑着告诉我，你说怪不怪，前两年她在北京帮助带孙子，住了一年添了随身的毛病，楼梯都走不了，回来没两个月竟就好了，现在满山的找牛哪天都要走几十里。我这土常，离了地儿就犯病。

人们常常向往诗和远方，在李红这里，却是心中有桃花源，何处都是水云间。贴着土地生活，这就是天宝同人。他们接受先进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刷抖音、玩快手、早餐喝牛奶，阴雨天，架起火锅来一把城市人喜欢的烧烤。傍晚，媳妇大姨们聚集在一起，打开音响跳广场舞。男人们没事的时候聚在一起打打麻将，他们关注阴晴雨雪、粮食价格、化肥贵贱，就连俄乌冲突、核弹爆炸、小行星撞地球这些也能让他们争的急白脸。只要望着这些山，看得见水，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的心中就多了一份踏实与希望。

天宝同村简介：天宝同村位于土旗子镇西北部，西拉沁河河南岸，距政府25公里。北邻206国道，与林西县接壤。全村总面积54.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0500亩，草场75000亩。天宝同村辖8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766户1776人，常住人口351户857人。2021年人均纯收入1.5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4.9730万元。

唐赤峰赛罕坝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国宏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大光顶子旅游等企业在大院村境内的优势，立足大院村丰富的风力资源，突出打造“风”和“风神”文化品牌，建设成为独具特色的旅游度假区，使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与民俗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

2022年，大院村继续倾力延伸打造“大风车”旅游观光产业链条，促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推动农业现代化，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围绕农村生态经济、生态人居、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发展生态特色农业，同时发展高附加值畜牧业，发展“养而种、以种促养、为游而养、游养结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如若说有“风神”相助，莫如说大院村古序得了“天时、地利、人和”，从而得以有序开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工作。通过组织引领、服务引领、发展引领，实现党建引领。采取“党组织+公司+农户”的模式，积极承接大光顶子旅游项目下游产业，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助推乡村振兴。

站在赤峰市的屋脊，徜徉在高原漫甸的美丽风光中，让我想起了诗人素心的一首诗：

野格桑，金达莱都是她的子民/牛牛自由地奔跑/深邃的蓝正在思考深刻的命题/风车站着听金界壕讲述进攻与防御/草原明亮的星辰成为不灭的预言家……

我们相信，大院村的美好愿景，就是把草原星辰的预言变为现实。这里必将是一塞北高原上的一座“农村产业——强、乡村环境——美、乡风文明——淳、乡村治理——安、农民增收——富”的美丽富饶大院。

大院村简介：大院村位于赤峰镇西南部，是克旗的南大门，南与翁牛特旗灯笼河子牧场、松山区大夫营子乡相邻，西与河北省围场县红松洼牧场接壤，地处三个旗县交界，区位优势显著，境内风能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有汇风新能源公司、国宏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和大光顶子旅游公司。村委会所在地距经棚镇90公里。全村总面积为47.46万亩，其中耕地3.35万亩（均为旱地），草场32.5万亩，林地11.5万亩（退耕还林0.8万亩），目前牲畜存栏2.85万头只。辖22个村民组，户籍人口1406户3064人，常住人口583户1464人。2021年人均纯收入1516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50余万元。

有这样一个地方，湛蓝的天彩云祥；

有这样一个地方，土地肥沃人小康；

有这样一个地方，六畜兴旺五谷香。

这个地方就是宇宙地镇的大营子村。它位于宇宙地镇东北部，四面环山，但这里却像一个大平原。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采访，放眼望去，远处群山连绵，白云悠悠，近处红瓦绿树，炊烟袅袅……村部院里，一个干练的人热情的伸出手欢迎我的到来，他叫张新民，大营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和他一同的还有村党总支副书记赵小丽，高个头，说话爽朗。大营子村的故事在彼此的交谈中开始了。

大营子有山，名曰虎头山。远远看去，虎虎有生气，是村里的形象和地标。围绕虎头山，还真的有点故事。

虎头山的北面就是著名的金长城金界壕，俗称边墙。是金代为抵御蒙古骑兵入侵而修建的军事防御工程。查阅历史资料得知，克什克腾旗境内的金界壕有两条，即西线和南线，总长度约260公里。西线东接林西县金界壕止点，经克什克腾旗同兴镇、巴彥查干苏木、达日罕乌拉苏木进入正蓝旗境内，长约149公里，大体呈东北—西南走向；南线北接林西县金界壕止点，进入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镇二八地村，南行经万合永镇、芝瑞镇边墙沟与翁牛特旗界，金界壕遗址长约111千米，大体为由北向南走向。金界壕累经岁月，旷野田畴处大多消失，只有在山势陡峭的地方还能看出一些轮廓。

在村民组长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虎头山南边一个立着牌子的保护地，就是二八地辽代古墓群。这里发掘了近百座大小辽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随葬器物 and 契丹字、汉字碑刻。在这批辽墓中，发现有保存完整或局部壁画的墓共十座，其中石棺壁画两座，木棺壁画一座，壁画墓七座。当地有段事关风水的风口溜：“前有靠，后有罩，跟前有个小河套。”这个地方全占了。

现实中每个具有人情的地方，都有感人的东西。那些默默无闻的人，那些居住在山脊里的人，每天都在做着虽然不是惊天大事却又离不开的事。

石匠沟真的名不虚传，这里山势陡峭，巨石直立，也许当年修建金界壕的时候，石匠在这里采石留

下的这个名字吧，我猜测着。沟的两侧山坡上，白桦树像一枝枝的大伞，稀疏的分布在山坡上，给初夏的石匠沟带来一抹新绿。

赵小丽和我说起了石匠沟的一个叫古显双的人，今年47岁，在村里看水井屋子，刮大风被吹下的彩钢瓦砍伤，评为二级伤残。因为残疾他只好找个残疾媳妇。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人，对集体及邻里自己家还重视。他有一种本事，就是擅长修理水泵电机。谁家的水泵坏了都找他帮忙，他从来没有推辞过。甚至有时他自己为大家还要搭上钱。

想想古显双也不容易。石匠沟在沟边，几十户人家的样子，一进巷子，一股羊粪味扑鼻而来。我们下了车，打开栅栏门，屋里敞着，古显双的残疾媳妇坐在炕上，呆呆看着来人，我们知趣地退了出来，路过外屋，看到地下放着一塑料袋水果，也许是乡亲们送他的，匆忙中就放在了外屋。

事前给古显双打电话，说正忙给乡亲们修水泵。片刻功夫，他开着一辆三轮车回来了，向我们解释：“老王家水泵坏了，不修好咋滴灌啊，这从林西刚买回件来，得抓紧给他换上。耽误工夫晚一天播种，急人啊。”我握住他的手说：“你自己的家都不顾了？”他说：“顾不上！”这淳朴劲让我语塞，赶紧说了句：“打搅你了，你快去忙吧。”我想这也可能是他最听话的话，他没告别就匆匆忙忙地走过去了。在大营子，有许多在乡村振兴路上搏击的勇者，他们是党员，是干部，还有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他们深深懂得，在土地上好好做文章，才能过好日子，才能让乡村得到振兴，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好带头人。

李志刚，大营子村二八地组人，34岁。中等个子，诚实、憨厚，一看就是一个做实事的人。他当上村民组长后，从民风抓起。原先这个村民组，吵架打架，风气不好。他上任后，从聚赌集赌入手，先后建起篮球场，文化娱乐场所，学习科学技术，交流种田经验，渐渐的这里吵架打仗的人越来越少，种地能手越来越多，日子过的好了，调皮捣蛋的少了。

李志刚心里装着二八地，村民服他。一块近200多亩的山坡地，前几年上不去水，产量上不去，都快撂荒了。他就把废井重新恢复起来安上了滴灌，当年产量就提高了一大截。

散文

永胜一筹

■芦艳丽

说起合作社，就得说最开始的发起人曹国利，还得回到二零零七年九月，合作社主要是土地流转，永胜村两委和曹国利在永胜村开启了合作社的第一站。他们率先把乡亲们的土地租赁过来，按国家规定付给他们租金，这样一来农民干着同样的活，可以收租金、挣薪金、分股息，还能腾出时间养牧。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而承包过来的土地进行集中耕种，节省了人力物力，产值也逐步提高。合作经济、抱团取暖成了农牧民致富的金钥匙。

2013年永胜生态移民小区在蒙古高原湛蓝的苍穹下拔地而起。小区内绽放的红苹果，在绿色围墙的簇拥下显得高亢，金叶榆闪着耀眼的光，榆叶梅像极了红苹果绿的少女。小区里的人熙熙攘攘，有打牌的下棋的，游戏悠悠，富足而满意的神情挂在每个人的眉宇间。“衣食而知礼节，仓廪而知荣辱”，文化和知识成就了富足，如今倍步于其间，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文化气息，相互成就，相得益彰。

炎热的一天接近尾声，夕阳的笑脸也略见红润。

傍晚，小院院的人多了起来，遛弯的、跳广场舞的陆续登场，叫我看这里的乡村和我们的城市没啥两样。

“你看前面那个推轮椅的。”我顺着村党总支书记宋桂娟手指的方向看去，余晖中的背影是一个推着轮椅的瘦小男人，左肩有点歪斜，大概是经常一只手推着轮椅，一只手扶着老伴养成的习惯，据说他就是十年如一日照顾老伴被镇里评为“最美家庭标兵”的王加增。

我紧走几步问坐在轮椅上的女人搭讪，她抬起头着急的看向我，她的表情告诉我她不能说话，但眼神里表示她能听懂我的话，也看出来她对幸福生活的满足。

这时，从楼上走下来一个老哥，我问：“老哥您叫啥名？今年多大岁数？家里都有啥人？”

老哥看着爽快，开口就说：“我叫张凤林，今年64了，家里就是我们公母俩和一个小脑有问题的姑娘。”

“你们以前在哪儿？居住条件咋样？”

“以前住在东地，我家那时的房子就像用炮弹轰过一样，没有一面完整的墙体。”说着掏出手机叫我看他以前录的老房子视频。

“这房子也太破了，在电影里都找不到。”

“房子破还不是问题可以修理，主要是用水困难也不好走，我们生活用的水都是远处拉，更不用说修建房屋了，想修房子都是难事。东地那边是偏远的山区，山林里有鹿、野猪、狼、兔、羊、貂、獭等野生动物，种地和养牧都很困难，我们种点玉米和玉米啥的都被野猪给拱了，种小麦都被野猪啃噬得啥都不是，其实野猪正正经八本吃不了多少，就是瞎霍霍。”

“那你们不养牧吗？”

“牧业发展不起来，草场少，又禁牧，咱们百姓也很重视生态治理，永胜这边土地也有些沙化。再说了野生动物也袭击牛羊，我们亲戚家的羊好几次都是在眼皮底下被狼狗叼走的。”

“那你们也不治理一下。”“哪敢治，你把野猪治了，你就犯法了，就有人来治你了。”

“现在你们还种地吗？”

“地租出去了。每天到棚里打零工或者干点泥瓦匠和维修下水道的话。我以前在城里干过工修理，现在就能在小区里干零活，一天收入一百多块钱，日子过得挺好。”

秧歌声渐去渐远。我们来到大棚户种植区，夕阳下一栋栋的白色大棚静谧安详，光影射出棚里的绿色显得很有生机。这里就是经棚镇的近郊采摘园，前排大棚里种的是草莓，没等我们进棚就知道来晚了，出来的几位游客端着半盆草莓说：“这两天采摘的人多，熟果没了，你们就别来了。”我还是走进棚里，暖风扑面，藤架上大小不一的米白色草莓叙述着曾经的和即将到来的繁华。

从草莓棚里出来接着走，眼前的棚从外面看植物变得高大起来，进里一看，种的是葡萄，看着挂满枝藤的紫色葡萄口口水都要流出来，我问：“老哥您叫啥名？今年多大岁数？家里都有啥人？”

老哥看着爽快，开口就说：“我叫张凤林，今年64了，家里就是我们公母俩和一个小脑有问题的姑娘。”

“你们以前在哪儿？居住条件咋样？”

“以前住在东地，我家那时的房子就像用炮弹轰过一样，没有一面完整的墙体。”说着掏出手机叫我看他以前录的老房子视频。

“这房子也太破了，在电影里都找不到。”

“房子破还不是问题可以修理，主要是用水困难也不好走，我们生活用的水都是远处拉，更不用说修建房屋了，想修房子都是难事。东地那边是偏远的山区，山林里有鹿、野猪、狼、兔、羊、貂、獭等野生动物，种地和养牧都很困难，我们种点玉米和玉米啥的都被野猪给拱了，种小麦都被野猪啃噬得啥都不是，其实野猪正正经八本吃不了多少，就是瞎霍霍。”

“那你们不养牧吗？”

“牧业发展不起来，草场少，又禁牧，咱们百姓也很重视生态治理，永胜这边土地也有些沙化。再说了野生动物也袭击牛羊，我们亲戚家的羊好几次都是在眼皮底下被狼狗叼走的。”

“那你们也不治理一下。”“哪敢治，你把野猪治了，你就犯法了，就有人来治你了。”

“现在你们还种地吗？”

“地租出去了。每天到棚里打零工或者干点泥瓦匠和维修下水道的话。我以前在城里干过工修理，现在就能在小区里干零活，一天收入一百多块钱，日子过得挺好。”